

推广戏曲这条路很苦、很累、很漫长，我脱掉华丽的戏服，辞去“铁饭碗”，关掉工作室，停了学生的课，就是要破釜沉舟，拿出最大的决心和诚意，做坚定的推广者。

黄亚男：“老戏新唱” 传承昆曲文脉

■ 口述：黄亚男 昆曲第五代传人
■ 记录：徐阳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昆五代”的成长

我与昆曲结缘，是偶然，也是命中注定。5岁时，我报考了贵阳当地的一所艺术小学。那时候我想学舞蹈，但因为舞蹈班已报满，我误打误撞被京剧班老师相中，开始了学戏生涯，从7岁登台演出到11岁，我是京剧弟子。2003年，上海戏曲学院向全国发布招生信息，受国家委培“昆曲第五代传人”（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所培养的昆曲演员是第一代传人），我被当地老师推荐去上海参加考试，通过层层选拔，我从全国的小选手中脱颖而出，入选60名“昆五代”行列。

回忆起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时光，可谓“大师云集，衣钵相传”。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弘扬和传承昆曲文化备受国家重视，在相隔20年之后，我们“昆五班”也成为唯一一届十年一贯制培养的戏曲本科生，第五代传人也由此而来。学校对“新一代昆曲传人”的培养极为看重，教授我们的都是国宝级的“昆大班”成员——新中国成立后的昆剧班的第一批学员，我的恩师便是在行业内首屈一指的“武旦皇后”王芝泉。

我主攻武旦、刀马旦、花旦、娃娃生，虽然16年来日复一日地训练着同一个动作，同一段唱腔，对于小孩子来说十分枯燥，但肩负着“昆曲传人”的使命，我们谁也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不知不觉间，昆曲把我变成了“戏中人”，婉转的唱腔、儒雅的身段、细腻的表演以及飘逸的舞蹈，无一不渗入我对生命的表达中，让我在动静之间，看透这世间不朽的美。

踏寻“梨园新声”

在所有的新老戏曲接力传承过程中，代际隔阂和转型阵痛不可避免，于我而言，这是一段非走不可的路。上学毕业后，我进入上海昆曲剧团，当我真正走上大众演绎的舞台，才发



黄亚男

现，“曲高和寡”之路实为艰难，每每年青一代演员演出，台下观众稀疏，新的观众群体尤为难寻，即使戏票仅售10元，依然会有卖不出去的情况，甚至有时台下的观众加起来，还没有工作人员多。在娱乐消遣多元的当下，人们习惯花10秒钟刷抖音，对于表演节奏缓慢的昆曲，人们等不起，也没有耐心。我不禁明白，我们的国家，我们老一辈戏曲人不竭余力抢救中国古典表演艺术生命的急切之情，“昆五代”身上肩负的，不仅是传承经典，更要在新时代文化的更迭中，大破大立。“如何融合传统与发展，联接典雅与潮流，辗转凝重与灵动？”是我一直在深深思考的问题。

早在大学时期，我就萌生了“将现代表演形式和昆曲结合”的想法，我仍清楚地记得在学校艺术节上，我自编导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混搭：以李纹的《刀马旦》为背景，将街舞和昆曲中的“武旦”戏结合在一起——流行音乐吸收戏曲元素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戏曲演员主动以现代的演出形式表演，可谓新鲜十足。那次表演，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人看了表示“没想到昆曲还能这么酷！”节目也毫无意外的获了奖。

2016年，我决定从剧团辞职，开始了“离经叛道”的昆曲推广之路。有不少人对我的行为给予支持，认为新的

穿着戏服的黄亚男



传播形式能让更多人了解昆曲；但也招来质疑，身为“昆五代”，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不好好唱戏”“不务正业”，愧对昆曲大师们的悉心栽培。其实我的离开，只是为了更好回归。

无戏亦“有戏”

2017年，我创办了“有戏”，这是一个多元概念的交流平台，200多平的房间里，人们可喝茶、看戏、聊天，中间设有隔断可以自由调整，打开就成了小型的舞台。在这里，活动类型没有边界，肢体Workshop、戏曲身段、唱腔、化妆、道具等体验、独立音乐家活动、跨界戏曲新玩法无所不包，顾客群体从4岁小朋友到60岁大朋友，男女老少都有。“有戏”目前是全国首家戏曲体验馆，我们会邀请殿堂级戏曲艺术家，定期开办戏曲彩妆沙龙和戏曲赏析活动，至今已发展了近600多个非专业戏曲爱好者。

“有戏”掀开了我的新篇章——“昆曲传播人”。离开舞台，我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天天练功、演出，但我会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尝试用传统文化打动年轻人，只有培养更年轻的戏曲听众，才能让戏曲界传人更加有信心去守护这一方艺术。走出舒适圈，用最简单的表现方式和表达方式与大众文化接轨，除了表演功夫，还要深入探究戏曲的历史文化，将经典剧目编绘成一个个有趣动人的故事，一一诉说给徘徊在门外的人听。

我常自问自答，为什么年轻人会被别的艺术形式所吸引？它们好在哪里？我要去学，去尝试，去想戏曲里的某个点是否可与之摩擦和碰撞，能否在舞蹈里加入戏曲的动作和元素？我创新过一种跨界形式，将昆曲与嘻哈、摇滚混搭，把昆曲放在快而动感的节奏上，“谁说传统戏曲一定单调乏味，那是你没见过它的无限趣味，我不是杜丽娘，也不是扈三娘，是我，活在21世纪，活的有样……”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很有意思，得到了不错的反馈，突然间不少年轻人开始关注我，并对戏曲产生了好奇。其实戏曲的好东西一直都放在那里，只是缺少大众化、年轻化的平台，让戏曲和现代生活挂钩，才会让大家觉得，“原来戏曲这么好！”

现在想来，所谓的创新，不是将昆曲本身的表现方式做改变，而是将它的打开方式加以

雕琢，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看到戏曲是关键，我们的流行歌舞、社交媒体、文创产品甚至商业推广中，完全可以有戏曲的一席之地，如果做到不卑不亢，恰如其分，这门600年历史的艺术将为点睛之笔，大放异彩。

昆曲人的“文化自信”

现在“90后”了解昆曲的人其实不多，我从大一开始就在各种场合做推广，介绍昆曲和我们这一代人。大二开始做戏曲教学，开班授课，不懂没关系，只要你来上一两次课，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它，这就是传统艺术的魅力，也是我们昆五代最大的自信底气！我的学生群体年龄在4-60岁之间，她们喜欢的剧目不一，因为戏曲是一门“角”的艺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所喜爱的演员和角色。

点融网创始人郭宇航老师曾对我说：“为什么有漫画有二次元有那么多外来文化入侵，而我们不能做出一点点本土的东西使之国际化？我们的文化自信如何构建？就是从我们璀璨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汲取力量。”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传承质量对弘扬民族文化和增强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影响。但我也清楚地看到，推广戏曲这条路很苦、很累、很漫长，我脱掉华丽的戏服，辞去“铁饭碗”，关掉工作室，停了学生的课，就是要破釜沉舟，拿出最大的决心和诚意，做坚定的推广者。

戏曲的传承需要更多的青年人才能砥砺前行，精准践行，守正创新，我们这一代戏曲人正站在文化传播融合发展的新风口，把散落在地方的曲艺遗珠用新媒体平台生动诠释，让戏曲艺术更容易贴近年轻人的心理，契合年轻人的需求，帮助他们认同、欣赏、热爱戏曲，是我们在始终如一所秉持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

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短视频的爆发让我又一次重新思考如何让戏曲更好地获得传播。我现在正在筹备关于戏曲线上推广一事，拍摄成纪录片、戏曲基础教学类的短视频，或者分享对昆曲创新的探索心得等。希望以后无论是线上线下，戏曲可以真正地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让戏曲中流淌百年的美育精神、优良品格、爱国情怀源源不绝地涵养文化生态。



张凌云在配兽药

我叫张凌云，是宝鸡市凤翔区陈村镇槐北村人。201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我的家乡养猪创业，带领80名员工一起追求我们的致富小康梦。今年我又当选槐北村党支部书记，每天和4500多名村民们一起，追逐我们的乡村振兴梦。

张凌云：逐梦乡村振兴

养猪也是需要文化的

2011年大学毕业，我回到村里开始养猪，当时全家人都不理解，村上人也想不通，大家都觉得我“疯了”。当时在农村，能上大学的孩子很少，考上大学时我也曾想毕业后留在大城市。但大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年夏天，父亲和村里的养殖户，为了节约成本，一起去外地买小猪，用一个车拉回来。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星期后，这些刚买回来的小猪陆续生病，全部病死。当时我放假在家，亲眼看着病死的猪被埋进了黄土里。我家是村里的养殖大户，损失惨重。事情发生后，家里连我的学费都拿不出来。回学校后，我的想法变了，我想毕业后回家乡养猪创业。

毕业后，回村养猪创业遭到父母的反对。但是一件小事改变了他们的看法。2012年，国家对农产品质量的安全要求越来越严格，养猪必须要建防疫档案。这些猪就像小孩一样到了时间就要打疫苗，村里的人只会在本子上记录。但是这一年防疫部门的要求变了，必须在网上建档，这样防疫站才能出检疫证明。可是我们村连一台电脑都没有，更何况是操作电脑。于是我弄来了一台电脑帮家里解决了这件事，村民们知道了也纷纷来求助我。通过这件事，父亲也意识到养猪也是需要文化的。

“跟着她干一定没问题”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在农村一个温饱富足的家离不开猪，房子底下养头猪就是“家”，连着猪圈的厕所称作“圈”，六畜之一的猪，是农家人岁岁幸福生活的期盼。藏克家的

一首诗《三代》，它是这样写的：孩子，在土里玩耍；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这三句话，21个字，描绘出了一幅尽管日月穿梭、四季更替，三代人对这片土地执着追求的生活画面。在凤翔区陈村镇槐北村，有这样一户人家，祖孙三代以养猪为业，这就是我家的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我的爷爷奶奶在家的后院养了两头猪，从年头到年尾，过年的时候把猪卖掉，换成家里的醋坛、油瓶，正因为有了这些猪，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那个时候他们养猪，是为了解决温饱、维持生计。20世纪90年代，父母开始养猪，在外打过工、见过世面的他们已经不局限于在家里养两头猪，而是利用废旧的小学建起了一栋猪圈，养到了200头猪，我家从此也住上了2层小楼，父母那个时候的养猪，更多的是为了追梦小康、生活富裕。

当我回村养猪时，考虑自家养猪场发展的同时，我还想着如何帮助更多的养殖户发展起来。老一辈养猪靠的更多的是经验，其实养猪也是一门技术活，要养好猪，必须懂得生猪养殖的基本生产流程以及每个阶段的免疫防疫任务。刚开始养猪，为了尽快掌握要领，我每天穿着工作服走进猪圈看情况、找问题。养殖户王志勤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为之感动，他和乡亲们说：“这个女婿不简单，猪圈里又脏又臭，可她天天待在这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跟着她干一定没问题。”

养猪看似容易，但是想养好并不简单。村里养猪的人多，但仔猪一直是外面买回来。为了减少风险，我想自己建繁育场。然而，繁育场建起来不久就迎来了一场“危机”，第一批生产完的母猪刚断了奶，仔猪却病倒了一大片，看着一只只仔猪拉稀、死亡，我心如刀绞。那几天，我买来牛奶、羊奶和奶粉，整天待在“产房”

里，把小猪像宝贝似的抱在怀里，拿奶瓶给它们一只一只喂奶。这次“变故”损失了20多万元，却给我带来很大触动。想养好猪，还是要靠专业的人来帮忙，之后我组建起了专业化养殖团队，聘请了兽医等专业技术人员，推进繁育场和养猪场公司化运作。在我们的带动下，村里规模化的养猪农户也越来越多，从2014年到现在，我们一年的出栏量也达到了1万头。

为了帮助养殖户节约成本，我想把自己辛苦找来的资源分享给村里的其他养殖户，就提议成立建合作社。合作社的生产理念是生产在家服务在社，生产在家就是农户自己在家搞生产，合作社给农户提供服务，包括产中产前后服务。产前服务就是给农户供应小猪，保证小猪的质量没问题。产中服务是从饲料疫苗兽药上面，我们实行原料统一采购，然后是销售上面，我们直接对接屠宰场减少中间商的提成。

当我提出成立合作社时，却遭到了反对。村民们对我所说的话半信半疑，开始只有5家养殖户加入。“养殖量不够，采买饲料还有疫苗兽药方面价格就很难谈下来。这时我没有放弃，我自掏腰包，用最低价把饲料和疫苗兽药等这些养猪需要的基本物品都采买了回来，再以这个价格卖给养殖户。村里的养殖户一看价格确实比他们自己去买的便宜，才开始陆续加入合作社。

岁月流逝，青春悄然，扎根农村十年时光，让我经历了一个懵懂女孩到养猪女状元的美丽蜕变，这段曲折蜿蜒的路上有拼搏的汗水，也有成功的喜悦。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懂得：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带领村民共同富裕

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是共产党员，祖父曾任生产大队队长，父亲曾任槐北村党支部书记，从小到大我看到村里有邻里纠纷、红白喜事，都会请我爷爷和父亲去调解和主持，谁家有困难，也会找到我家，每一次爷爷和父亲都是倾力相助，群众信任他们，也爱戴他们，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热情、坚毅、无私，所以我对自己的说，我也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2015年，“精准扶贫”的号角响彻三秦大地，我也积极加入其中，想带领村民们早日走向小康生活。

马金峰是槐北村的低保贫困户，62岁的他老伴患有严重风湿病，儿子常年患病，老马也曾

在外务工过，但是因为工作时操作机器不慎将右手三根手指轧断，肢体四级残疾，一家人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困难。了解了老马家情况后，我请他来养猪场上班，每月工资2000元。在扶贫帮扶中，我采取了“安置就业，变农民为工人”的形式，引导和吸纳贫困户参与养殖基地生产。

贫困户王拉魁，身体残疾，媳妇王周录也是聋哑人，夫妻两人外出务工一直遭人歧视，不得已只好回家继续种地。我帮助王周录买了5头母猪，在家搞养殖。为了确保不出问题，还定期安排技术人员上门搞服务，并无偿提供了一部分母猪饲料和疫苗。现在，王拉魁家共同养母猪6头，仔猪50头，生活也在迈向小康。

几年来我的公司和养殖基地累计安置长期就业贫困户113人，每年可增加贫困户收入近60万元。通过安置就业这一项措施，两年来已带动全村20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只要对乡亲们用真心，就能换来他们的真心。2018年，我被推选为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时，考察组组织全村30名群众对我们的平时表现进行挨个走访谈话，当他们工作结束，开车走的时候，我们的村民提着大馒头追着考察组的车跑，他们对考察组的人说：“凌云是我们的好闺女，你们一定要把她选上。”当我回来听说这件事后，我也被深深感动了。

让猪粪成为“金蛋蛋”

2013年，国家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我们槐北村是陕西省命名的“一村一品”生猪养殖示范村，但农户的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大规模养殖也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大型沼气池

所以我决定带头改造养殖场。猪粪不污染环境，用好了能产生大效益，我要让猪粪成为“金蛋蛋”。通过投资1000万元，引进大型粪污处理设备，我们建成了年产1万吨的有机肥料加工中心、20万立方米的大型沼气池，并配套建设810亩的果蔬基地。通过实行“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探索形成了产气、积肥同步，种养并举，能源良性循环的“菜、肉、畜、沼、肥”五位一体循环养殖模式。农产品、废弃物互为原料，再收集、再利用，实现了污染物零排放，大大减轻了生猪养殖业给当地环境带来的压力。

把养殖场作为“能源中心”，免费为群众安装了输气管道、沼气灶头和卡表，为槐北村群众通上了沼气清洁能源，并以“补贴”的形式，每方沼气仅售1元供给农户，并对全村38户贫困户直接免费供气。在我的倡议下全村共安装沼气327户，通过使用沼气，全村群众每年可节约电费12万元，带动当地80余名群众务工就业，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丰收”。

从爷爷养猪为了解决温饱，到父亲的追梦小康，再到今天我们养猪助力乡村振兴，这是一代代人的努力换来的，也是这个开明的时代给予的。在这个几亿农民的缩影里，我看到了两个字：传承。传承老一辈人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闯劲，也传承他们那股不低头、不认输的干劲。

扎根农村十年，让我最骄傲的是，乡亲们见到我，都会叫我一声“闺女”，在这里，我被认可，被需要，让我更加感受到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如今，我要走上新的岗位了，未来我希望在追寻乡村振兴梦的路上能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